

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（甲年）

（本篇译稿为黄谦善神父主日讲道，若内容有不一致的情况，一概以英文原稿为准。）

几个星期前，我联系了我的国会议员，请他支持 **C-218 号法案**。这项法案旨在防止人们仅仅因为患有精神疾病而接受安乐死。

这件事其实并不难，但它确实是在我的舒适圈外。老实说，如果不是有人建议我这样做，我可能会选择避开这件事。

- 我们可能都是用类似方式处理这些事：当我们需要准备考试的时候，突然就愿意去倒垃圾；当我们有一封很难写的电子邮件要处理时，我们会先回复那些容易回复的邮件，一直拖到时间所剩无几。

福音和第一篇读经彼此相连，它们的核心信息是：天主希望我们结出属灵的果实。也就是说：「不要只是告诉我你爱我，要用行动让我看见。」第一篇读经一开始，先知依撒意亚说：「我要为我的爱友讴唱一首论及他葡萄园的爱歌：我的爱友有一座葡萄园，位于肥沃的山冈上。」（依 5:1）这里的

「我的爱友」指的是天主，而以色列子民就是祂的葡萄园。天主为他们做了许多美好的事情：「他翻掘了土地，除去了石块，栽上了精选的葡萄树，园中筑了一座守望台，又凿了一个榨酒池：原希望它结好葡萄，它反倒结了野葡萄。」（依 5:2）在这篇神谕的后面，我们了解到，「**葡萄**」指的是「正义」和「公平」，而「**野葡萄**」则指「流血」。天主期待祂的子民行正义、做正确的事情，但他们却因为自己的骄傲而陷入杀人、腐败、酗酒和说谎。

- 让我们回到一个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的观点。你可以问任何一位父母：「你为什么爱你的孩子？是因为他们成绩好，还是因为他们行为表现好？」他们会说：「不，我爱他们，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。」
「那是不是意味着你不在乎他们怎么表现？」「不，我当然在乎，但那不是我爱他们的原因。」天主爱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遵守祂的诫命，而是因为我们是祂的子女。但祂仍然在乎我们的行为。
 - 因为父母在乎孩子的行为，有没有可能当我们的孩子会做出某些事情，以至于他们必须离开家？如果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辱骂父母，却没有改善；一次又一次地偷父母的东西；甚至在家里吸毒——这些都可能成为他们必须离开家庭的理由。他们还能回来吗？可以！他们的父母还爱他们吗？当然爱！天主永远爱我们，但我们却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破坏我们与祂之间的关系。

耶稣在这个比喻的结尾说：「为此，我对你们说：天主的国，必由你们中夺去，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。」（玛 21:43）祂是在对当时的犹太领袖说这些话。他们说自己爱天主，却不爱耶稣；他们说自己爱天主，但最终却要杀害耶稣。当我们祈祷、默想这段经文时，我们应该把它应用到自己身上：耶稣会不会因为我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实，而把天国从我这里夺走，交给别人？

- 对我来说，很容易说：「我是神父。耶稣绝不会把天国从我这里夺走。」但如果我这样想，我就不会认真努力追求圣德，因为我只想着做到最低标准就够了。对我们来说，也很容易找一个借口说：「我是个好人。耶稣绝不会把天国从我这里夺走。」但问题是：我们真的结出了果实吗？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：「我每天到底需要花多少时间祈

祷？」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标准在哪里。但这是一个以最低限度为目标的问题。为什么我们不问：「我怎样才能给耶稣更多时间？」「我可以为耶稣作出什么牺牲，好向祂证明我爱祂？」另一个我们很常问的问题是：「我和我的男朋友／女朋友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？」一个更有结果实的问题应该是：「我怎样才能带他／她更接近天主？」「我怎样可以通过我对他／她的感情，证明我对天主的爱？」

我本来不想写这一篇讲道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专注于属灵的事情。但是，两周后，也就是 10 月 17 日将举行市政选举，接下来的周六，也就是 10 月 24 日举行省选，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谈一谈我们作为公民的责任。

- 对于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年的我们来说，我们知道，天主教徒有投票的道德责任：「共同负责公益，使纳税、行使投票权和保卫国家成为道德上的义务。」（《天主教教理》2239-2240）。但教会并不是说我们想投给谁就投给谁。《天主教教理》说：「良心必须受到教育，道德判断必须得到启迪。」（1783）我们有责任去了解：圣经和教会对于社会议题有什么教导？教会不会告诉我们具体应该投给谁，但她会给我们判断善与恶的原则。

- 例如，大多数天主教徒都知道，生命权是最基本的权利，因为如果一个人已经死了，那么食物、住房和教育这些权利对他来说也就没有意义了(<https://www.catholic.com/magazine/online-edition/are-all-elements-of-catholic-social-teaching-equally-important>)。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我们所在的省份也在堕胎和医疗协助死亡（MAiD）方面发挥作用。5 月 7 日，本省宣布了一些改变，使人们能够「更容易地在离家更近的

地方获得……堕胎服务」。公告还夸耀说：在加拿大，只有魁北克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允许助产护士有权独立管理并开具 Mifegymiso 医疗堕胎药物(<https://news.gov.bc.ca/releases/2026HLTH0043-000505>)。另一个例子是安全注射场所（Safe Injection Sites）。加拿大主教团曾经表示，这些场所「并没有解决成瘾背后更深层的问题，也不利于公共安全」，并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说：「毒品问题不是靠毒品来解决的。」(https://www.cccb.ca/wp-content/uploads/2019/07/Statement_on_drugs_-_EN.pdf)。这与 Homer Simpson 的那句祝酒词正好相反：「敬酒精！它既是人生所有问题的原因，也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！耶！」(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SXyrYMxa-VI>)。

- 这里是我们两年前在上一次省选期间分享过的一个资源：Catholic Conscience。它把各个政党的政策分别整理出来，帮助我们教育自己的良心，并选择我们认为合适的候选人。我听说，卑诗省选举指南很快也会出版
- 与此同时，这里有一些关于其他议题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拿来询问候选人：他们如何理解父母的责任？教会始终维护父母的权利，使国家不会违背父母的意愿来教育孩子，例如在性议题上。这个政党希望学校教授有关性、性别和婚姻的哪些内容？基督徒能否按照自己的良心，在学校、医疗、就业以及公共生活中行事？

多年前，有一件关于真福富尔顿·希恩主教（Bl. Fulton Sheen）的事情让我很惊讶：他经常非常强烈地公开反对共产主义。我当时想：「我觉得努力照顾每一个人，让处理事情更加公平，这不是很好吗？」但是，根据教会的教导，我后来了解到，社会主义政府可能造成不公平，例如通过控制生产资

料，把一些人辛苦赚来的财富拿走，再交给那些并没有挣得这些财富的人。

他当时对政治原则的宣讲非常强烈，以至于美国联邦调查局（FBI）还对他展开了调查。这份档案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 FBI 的网站上找到

(<https://vault.fbi.gov/Bishop%20Fulton%20Sheen>)。负责监控他的探员甚至记录了一些没有什么用的个人资料：他喜欢巧克力冰淇淋；他很早起床；他每天早晨朝拜圣体一个小时；还有一次，他曾经说服一名警察不要给他开超速罚单

(<https://www.osvnews.com/why-the-fbi-investigated-archbishop-sheen-during-wwii/>)。重点是，他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，即使这样做并不受欢迎。今天依撒意亚先知书中，天主责斥那些「祸哉，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；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；以苦为甘，以甘为苦的人！」（依 5:20）我们必须按照天主所说的标准来认识什么是善、什么是恶，而不是按照人的标准。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，我们有两个虽然很小、却很重要的机会，来向祂表达我们的爱。